余文敏公文集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五

浙江巡視海道副使題名記

越東南一都會也明州居越南海境地地並海海上夷舶出沒民數被寇寇不至民享海鹽之利寇至害起明州且重為東南病楚越天所設以屏蔽東南明州綰轂其口又為東南門戶稱要地焉 國朝設憲臣一人專行海曰海道副使常弭節武林時一至海上臨眎之有警則署所部相篠就一歲中率不得再三至已而恬嬉

日久海防稍稍疏闊而貪賈奸出物者腰重鏹習踓結語狎倭夷為肺腑因貲道以弋厚息間乃宫于近島誘使所在剽畧而夷卒蠯至以信徼外浸餂內地為患毋巳時東南長吏事倭曰嚴然各以疆埸一彼一此夷乘飈駕濤瞬息馳千里道而亭障阻積不能為卒由是守臣上言明州去武林延袤四百餘里而以一憲臣遙制之即有警我兵如雷風安能四百里趣利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然也請命憲臣移節鎮明

州便制曰可於是明州始設憲署云當是時寇多者千餘少者數十輩遠者歷數郡國近者止一二郡而去十年民禍極矣　肅皇帝赫然震轂一御史大夫開府境上拜大將軍及偏將四五人秉埤而守乃憲臣則獨制要區上承開府意旨脅諸將授方略下則役屬牧尉守丞凡鎮有衛衛有所所之隙有巡候津陸塹谷有關有隘烽有堠舶有寨怠弗虔者得以法糾治之于紀律之不可干凡俸餉阜財簡閱徒蒐乘繕

舟除器比什伍籍里閭有圯弗治民失職者得討其實而拊循之于封守之不可弛凡邊鄙有聳無論海内外以警告者大者誅小者寘於理得悉賦而龕定之于天討之不可稽彼固所為紀綱之臣以備 國家緩急者也此其任細大具總挈戴隆厚非可易而舉者矣盖自漢以来歷數十代有統轄往往皆高秩有可稱說者漢曰南部都尉唐曰採訪曰節度曰觀察曰鎮遏宋置鎮國軍易為制置為沿海制置大使隸

國為萬戶為宣慰雖其名號不同大都皆得以統軍吏奉征伐　國初尚命侍郎御史大夫領巡海事語云防陸莫先於防海是不為非常所屬必推擇得人使之任其難且先乎是故在事者可以思矣余同年友劉公多任劇才具石畫事叢至能呼吸立斷而性精白持髙節不詘孳孳特以桑土為念即前所語難任者公益克辦之然尤務修舉廢墜因立石署中而問其說於余時海警叵測而越南海境地為最重余故論

著本末意所先者備載之俾在事者得覽睹焉

新建巡倉察院記

萬曆九年御史言臣幸奉 上任使令得察倉廥事所領天下郡國計至繁顧獨無官寺發戒令樓從史僦民間居與所涖相閡簡書無所度貯人得伺隙因緣為奸臣請治之臣仰體 上意毋敢別賦更徭即 上所釐省河南領儲藩使分部京師者所廨寺畀臣庶上不費縣官下令臣得聽治其所便 上報可御史乃更發贖

鍰在帑者為庀材鳩工戒坂築損舊十之一益舊十之九中為堂後踞戶以居又其後為憩所左右為房二間簿掾史居之其外為門旁為楹十有一以儆居民其直以需史役凡為屋以楹計若干為工以口計若干肇始六月望日越五十日告成以告余子某曰今 國家之計其莫重漕粟我漕轉東南粟以給中都軍又轉粟於邉以給食當食者四陲重鎮帶甲百萬番休班直操守之卒五校七萃不可勝計莫不仰給於

漕凡漕卒百萬漕士十千海漕之總一河漕之總十三文督一武督二牽輓數千百里行者齎居者送致四百萬石以達於都令甲有日要有月成有歲會邑會上之郡郡會上之省省會上之部以入於太倉倉以禁門名者四新舊二以南北西名新者三餘為濟陽祿米海運大軍太平大興左衛六衛十一督其事者大農一分理於下曹屬郎官七 天子以為漕事重倉廥之寄至艱且劇世降綱疏吏民或抗弊而巧法則

特簡一御史持節往凡庾廪廒楹之飭壞振毀
綜核之凡邑都省會之遄慢贏縮多寡得角斞
之凡漕士漕卒海漕河漕之勤怠臧否職不職
得機察而彈壓之凡事涉漕計大者按章小者
立斷其尊不得視內外督臣而權有加焉乃至
無按治之所觀褒而防潰謂法紀何君子謂是
役也烏可已也抑又聞之粟之入也於吳通渠
於江於楚引河東下與淮泗合通於齊於齊則
通菑濟之間道回遠漕卒重繭歲月卒十餘鍾

致一石故法嚴則殘民弛則粟不得入病國職是者鄭哉茲夏漕舟麕至縣滯數十里外相望不得前御史曰以炎天累月滯咫尺之地獨柰何萬工諸傭爲則別倩舟傭以達東南歲侵粟不中程輳輓或不滿額御史爲從便宜稍寛之莫不方輸爭上毋何全漕報竣度六月而罷即所輸內府者舊多辜榷取民多御史悉力調停一時稱省費十餘萬云御史風采懍懍立朝按部有才名茲既舉漕職復以其餘蒐摭闕遺修

所未備之典使法紀有所寄尤有足嘉者余故因取節得并論著之

漢壽亭侯關公神應記

張水部為余言其弟回生事徵應甚神異其因得論著之水部者豫章人也歲丁卯挾其弟計偕入南宮之桃源弟病病革已屬纊水部為治木未收也忽若神人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人告水部流涕長潸溪溪下忽承眹驚不能自止頃之聞有呼者曰遣為關先生以王孫友愛故

来報汝行矣水部因昇弟尸徙寘野廟中日夕走關侯祠下祝之曰侯嘗兄事先主周旋十餘年不愛其軀既已存亡死生矣誠義結于衷非苟而已也某抱手足戚有侯則生無侯則棄捐委溝壑長終而不得反侯意中脉脉何不念乎歸則於邑悲哀而伏屍之旁旦又走侯祠下而祝之至于再更祝曰侯於先主異姓也猶然其親兄弟同父母獨柰何相棄於此因以激感侯舟人則詬水部曰君得無誕乎何言死者可生

也死生在司命非司命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嬰兒終日竟棄去之是日水部聞室中復有呼者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此自當生者於是水部籲俟急死之日為孟秋晦日追是秋中矣水部視其魄不陽亦不化瘠甚矣中乾外枯形宛若槁木水部私念曰是得所馮也精爽通於神矣已又念營魄能無離乎是且有旦宅無情死者我噭噭然隨而哭之魄不得載營矣謂死者何則易幾不敢哭介其僕一人潛獨伏廟

中夜不敢舉烟火且走侯祠下捧明水一盂燔其所祝辭投水中歸以沃屍搦額抉其口以五分瀝之屍萌乎額有泚水部喜籲侯彌急一夕屍起憖然負墻立立忽仆僕走掩涕以告水部曰幸矣侯之應主人深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怪焉水部急入拊屍而語提其耳曰其在斯締聽之細若氣微若聲呻呻若狖水部恐其營且遊不復反也又微語曰弟來弟來弟有父母在也寧忍置不顧乎已乃喉嗌然縠少出謂

形不類已詑水部水部按方寸間指之曰是非爾乎因撲其目目徼若欲視者則索鑑求照見其口鳴而鼻張潹潹然循其兩股至於腹流絡轉動忽起坐但服湯數旬而復復之日見者莫不灑然變色動容謂是神異哉死於其日復於其日凡十有八日史丁曰聞之子墨子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於聾瞽也以余觀于侯不然哉侯起漢建安距之今二千餘禩而神氣凜凜如一日無論學士大夫雖隸人女子

莫不知侯廟侯而尸祝之無論名都大邑即一井一聚望侯廟則趨覲侯則瞿然顧化語侯威靈則面赤目眩舌撟而不能下吡無他故侯精靈翕霍於上而時人誠信專一格之於下故人病則禱厄難則禱兵火旱潦則禱百禱百當若鼓答枹若鐖遇石毋不較然彰彰明著者侯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侯心徹乎天日天道不言善應繟然善謀有所遏揚必於善惡僕奉若之以激厲至精可不謂與天合其君子

謂夫輕神明無報應者悖幾非望倖苟免者不得其終乃今水部事若符券云余故謂侯不獨智於聖人且與天合也余既論著水部事因頌侯曰百六道喪朱光圮裂群雄虓闞宗子爲烈風雲未和虬虎未決桓桓我侯萬夫之傑披榛来泪綢繆若結杲杲晝斯死生矢之臭味所同千歲一時操臣不可權婚則辭系爵曰侯是惟中山之支形可以牉志不可離赫矣靈武赳赳如虎一麾臯良曾不及鼓降禁摯悪大偷爲鹵

起燕伯豫疆巴君楚再楊炎燼耀于西土惟侯
精忠爲世紀經紅霓可干掩彼日星冀我乾樞
坤軸以寧騎箕撫彗濯濯厥靈運行亭毒掌劓
幽明紛其肸蠁皇矣英爽質之在旁臨之在上
犇無不之徧乎穹壤祓巫紛史以莫不享有祈
者應若聲荅響侯哉侯哉與天爲媒沃沛惟澤
震疊則雷訖茲強寓煢人是哀善福淫禍篤必
因材踈而不失厥網恢恢蠢我衆類食侯之賜
日月所照舟輿所既皆終其命莫不如意大矣

侯之功赦乎天地史臣誦烈表垂萬世

游西山記

帝城之西有山隆隆而蜿蜒者名西山云余曩歲祗役山陵凡兩至至輒為王程催去辛未年余居槐市中幸寬 朝請幾得徧陟其地於是以八月上丁祀 先師事竣故事六館諸生得休沐三日遂乘閒邀友人往余先昇筍輿出西直門遲友人於廣通寺戒侍者挈罍榼從毋幾友人至余舍輿與並騎造真覺寺寺有浮圖其

形方上為浮圖者凡五則直躋浮圖上時天新霽秋色射人鬚髮搖動而面塵垢若濯因命觴且餐焉餐巳則策騎沿河而西河之滸為寺凡有十土人名西湖十寺然故多傾圮者乃翔一菴甚麗訊之云是中貴人別業閽者扃戒不得入前後類如此者十數所修垣峻拱周遮數百武繚以高楊隱隱若宮闕者不可勝原西折數里為藍靛厰河稍廣漸近湖涘則武定侯塋塋之西高坼巀然滿岐皆修莽而白楊蕭蕭顏逆

悲愴越數里為湖口湖濵多丘亭亭上數楹以憩遊者擔者負而戴者湖北為水田夾塘為馳道兩隄崇起若牖以障湖水田間稼穡垂熟膏壤沃野不異東南大龍王堂西則湖更廣若巨浸然水淺宜芡宜菰米宜芹宜蓼宜蘋藻獨菡萏最盛翠蓋中紅錦葳蕤爛然眩目風徐來香細細襲人衣袂而白羽素鱗棲飛游泳其中者君王凫雁也下騎延佇良久始去去數里則一石橋橋下置閘閘中水殊悪聲汩汩不絶逾橋

折而西北水皓旰且皐溢及田家巖突上土人云敗墉間可稍通然逼仄不容馬足則又舍騎扶侍者蹇跚水上石入委巷即不見湖光旁功德寺後沿山下逶迤而西峰嶂巑岏皆削成而四方者若不可出復舁輿行數里塍間多岐失道行且問人余渴甚從小菴中得山茗戒輿人亟行值境上游徼者始得入徑至屬垣遥聞水聲潨然而樹杪鐘磬出矣徼游者曰是碧雲寺也度橋及門則僧褒然出迎曰月菴時夕陽半

山壁遂緣蹬亟躋碧雲亭上先是有二進士在見余来避去少選僧人供肴簌至若宿具者特不具酒因命侍者開尊取所携榼来移席水側水自山西壁從螭首口中出去渠尺許微有飛沫僧人云雨方過故水勢較疾聲淙淙若琴若筑若環珮無休時水下即注石渠渠繞庭後赴東折而南之庭前一折而北之垣外渠廣尺餘越數步設一閘庭前有沼廣袤可一畝許渠一孔通沼沼固决渠水注之亦繇螭口出迤西南

云

注垣下垣下注道中抵香積諸渠之水各在一
塼又稍西而南注前殿大沼蓋僧人引渠水以
灌以沐以畜魚以代汲余與友人掬之盥頮清
寒透骨嘗焉甚甘美試以觴浮之泛泛然不沒
也已而初月出璧上余二人則據渠沼間僧人
出二浮水具一若鷁首一若雎鳩中栲可容斝
質甚輕命小僮蹲亭後斟酒其中據上游浮下
下輒釂釂輒盡周流數十巡時萬籟闃寂微聞
細竹聲戛戛而松風颸然仰睇而璧月甚小友

人曰得毋山高乎則羅流觴班荆坐石瀨余脫幘箕踞忽藉蘧篨偃臥友人以酒屬余余臥醻無數昔人枕流漱石之語爲有致須臾月西倒入壁中星河忽明萬里一碧乃起而更醻醻至醉醉後耳熱倚欄而嘯聲劃然震岩石木時已夜分酒罷則循沼而西西壁下㰤石爲洞洞口嶢巖壘石若棖闑命侍者秉燭入則累爲三中氣甓爲料度高可一丈深近是廣又倍焉衕出鼓則谷神應之殷殷若雷因放歌其中鼓外徹更

遠復呼酒来酒爽亦不忍已釂之數巨觴始還代舍與友人連牀臥且臥且談咲已忽聞廊下水轂来若風雨怒𧽍排空倒峡亦或乍徐細則泠泠可聽胷次若洗酒去十二三矣拂旦起僧人為余啟殿背爲鑰則俞豎墓在焉墓當山半祠宇封樹極壯麗已後登東角井幹樓樓高極矣樓之東乃大峡衆山水所聚處樓臨之勢若倒垂使人怵然神㦬痒不可禁僧人東指黄屋相錯如繡而五雲護之烱爍煒煌者帝都也已

視月菴禪室月菴索余題余夫有以應遂出至殿前觀大沼中魚魚尚潛伏梁下僧人投以餌則躍然而出千餘頭種類十數曰金曰銀曰玉曰玳瑁曰瑪瑙而以雜物寓名者僧之燈燈粼粼幻鑄緯繡即吐沫肘腋間曾不畏人神奇哉已別僧出寺緣山谿沙礫溷廁去里所折過一山為山間版道衆樹夾道若帷稍上則山級漸峻詰屈數十折始及香山寺寺左斗厓迴出數武為来青軒軒臨絶巘周匝女墻倚墻下

瞰則平楚荒蕪杳渺無際遠近諸峰相闖雲表若翠浪汹湧後先而羅立於右如屏如扆如蝦蟆者拱列環向秀不可狀上折而北而西僧寮參錯然尾缺礎餘像設多圮大不類碧雲聞峰頂有小亭僧言山道崎嶮且亭午無所假爨乃不果去侍者云曰延壽菴可爨也遂下山則臙臙盡原野亦多鷄犬聲至菴廣廈奥室千百餘椽而蜵蜎蠖濩絶異山間所卜築者菴左别區構樓五間高數仞右為蔬圃則十畝危蓄百畦

薑韭千樹棃栗前則田疇彌亘數里粱黍菽稻
充牣塲上訊之云是鮑豎墓室鮑名忠自　武
廟内侍近幸歷　世廟凡兩朝柄司禮監者二
十年故其營建弘遠如此方登菴右樓見山數
疊圜繞而古剎棊置則屬道引畫菴垣坑廣數
十丈坑中磝石粼然白黑相雜坑畫從塔門北
折見峯頭插雲雲間陽樹隱起云是曹豎所瘞
墓地乃舍騎登頓漸近山益峻削扱榿以下上
至三官廟傍乃下所見樹也從山麓及腰已不

知幾百尋而建於此疑若飛觀然乃遶櫺檻徘徊睇望景物萬狀可俯而窺誦少陵盪胸生曾雲决眥入飛鳥句命酒相屬因繼以歌聲嚴縹緲入雲則思山下人仰視者若置我天上矣榭之右為小亭其髙與榭等下視曹墅墓則穴地為便房以待窆復西折過林端曰小碧雲寺葢宣廟時張墅所建墅侍太后得幸寺額乃　宣廟所賜而前所名碧雲者俞家菴也今有兩寺額故以小別之僧人為余言如此忽隔垣樂作

悠悠然度灌木溪橋間僧曰此翠華寺僧所演樂也道余至其所樂忽輟余命再奏則為余鼓一二行遂出寺而西僧復指余以弘教寺寺最舊為永安山主則挈僧偕行屈盤數折至則寺在山脊梵宇不下香山東上一閣 宣廟駕幸弘教時駐蹕於此今皆設匱以藏經識閣之右儼然祠像者云是王竪竪以護 宣廟駕功貴幸建此寺余與友人戲滴餘瀝以酹之已則從寺門直下四顧諸山若培塿而寺巋然居其中

其為山主無疑僧復言寺後有庄有祠祠繪古聖賢像焉首已南且路回遠不可復入遂下山度坑坑西畔有廣仁寺名滕暨名祥者嘗欲甃此卒棄去趣騎由舊道歸菴中菴中僧已治具僧開鮑暨墓道視俞暨者更廣因命僧坐詰僧何業曰有田十四頃属收入日旦一供庸調一供鮑氏香火余咨嘆者久之友人詰余其故余謂古所稱佞幸多矣然不特中寵人其坐法下蠶室者雖給中一切樞機無所與逮叔季始濫濫未

始不卒敗以余觀二三豎塚塋何盛也內有文
樸外為徼道周垣數里計其生時所賞賜及賂
遺訾當必鉅萬以十數然猶有莫盛於鮑氏豈
彼一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耶亦其時使然耳
大氏　宣廟時則殺近一二朝則隆賞騐之其
人與地皆然然亦詎可使再進是乎已奏廁見
揮箍甚設上積壘石若陵反以詰僧僧是曰庚
戌年所遺者因與談庚戌年事僧言虜時越塞
自東来盖昏而傳焉已即薄宇下望四山皆虜

矣則驅畜息入保相與登埤下亂石搏之虜中石者號呼去　天子命使者部騎士来屯倘山陵乃寺得無恙余復嘆曰嗟僧乎僧乎繫此十數僧尚能敵退虜豈其謂塞上士不若僧哉張掖武威驍卒無慮數萬人誠堅候望乗障距之則陘中豈得入豈得從枕席度虜乎俄而明月在地清光可拾則取酒酌友人見雲生兩峰間倚峰作嬾態忽復合月稍隂又徐徐出然堂皇爽塏無纖介塵翳以故月雖不甚皎皎較闉

中猶勝酌二鼓下始寐侍者計翌日入城而僧人供茗者言此中去平坡寺不遠余曰業已及此尚能忍至後日復来耶則戒侍者蓐食晨起日曈曈出林末天宇朗清遠近崖岸畢露清采輒控騎南行其地盡衍沃而托澗阿林坳坳者作蘽蓋廡類南土風色行數里廬落緐膴烟火浩穰山根隱見一刹訊之云是三义口有垣亭亭然延袤十里若貴而截山椒以為阿城者張戚畹冢也今誅滅荒廢矣塚外山横亘西北望

之黛色濃沫及問所謂平坡山者又一嶺相隔
乃不圖其遼遠若此則與友人馬上索句且行
及一村落曰新庄列隧數里不止三家之墅山
盡又轉折度西嶺峯廻巖斷蹊盡復通高下數
重乃得夷道其松楸成列者為長公主塚又折
而北徑澤中澤無水多礓礫東偏殿角出林陛
者為善應寺寺中奇松四偃蹇麁散若龍鱗然
門列天兵有十狀貌詭異廡下羅漢五百倘諸
種種餙以綺繢僧人指說事皆誕幻又云寺本

禪師所剏不費縣官而歷歲滋久鮫漏雀穿校
計繕修之訾今無所出就壞矣問僧以平坡遠
近僧云尚有七里許迺行行至山足反不見寺
取道岬間輿馬皆不得上余趦趄局行數十步
喘促弗暇出一語稍憩岩下而友人賈健若示
勇於余者亟趨然不數步遄止侍者挽余臂余
偶旅攝樹根冥窓以行轉峰角眂一大石上鐫
佛字從大石盤數折度曲徑徑頗平復乘騎上
然按轡不敢疾因返顧所來一青靄耳再上折

至寺額曰大圓通寺僧云寺刱於唐宋間至
國朝　宣廟重葺因改是額且名其山爲翠微
進方丈儲胥隱蔽不得極目僧云鐘樓可遂登
焉列席前楹凉飈颯然御袂猶冷灌木叢翳惟
銀杏獨長枝梢拂檻群松濺濺蒼色逼人而鳥
鵲嘈然後呼應蟬聲出自松端或在楊末倏爾
東騖又曳之西若斷若續其聲策策或曰此山
蟬也非林間者比昔人言鳥鳴山幽信然乃呼
酒來余把酒騎欄而坐視前所歷山樹亦邈在

足下真有羅列兒孫景象東望宮闕尤真南則平田漠漠荒蕪蒼莽中有飛虹委蛇如龍偃日光射水上澒洞可見人曰此盧溝橋也去此不過二十里少間僧來供銀杏余命之坐僧因自言貧甚故有田為都尉所攘復入更徭殊不聊生用是故佛拱傾仄不能繕完蓋凡寺屬中貴人為守塚者則富否則貧僧去復命酒余性癖在豐草稍脫羈靮便與性諧即戀此若久客初歸入室而不忍出語友人曰寺荒不及碧雲諸所

然崇山絕巘能淹留日月即欲界之仙都不居
此安往哉侍者言明嶪且當都肆諸生矣不獲
已趣行隸人言山後有小天寧寺頃自永安山
西脊度嶺雖峻道爾余問從此道幾何方曰自
此當折而北余告倦休矣遂下山山東岡有清
涼寺輿人言其寺有一靈物倏往倏歸徵其狀
曰類蛇尚有乎曰無矣余曰豈其蛇豈其虵余
不欲見之遂駕輿言旋余在朝市桎纓梏晃未
嘗掉背曳踵乃陟降上下接日不休則筋骨如

脫坐輿中輙寐洎醒輿人取水停輿已及摩訶菴菴為余故遊地僧人靜堂者善鼓琴聞余至輙出迎余命開園亭觀朱榴欒絲及諸木石猶故時色也僧奏琴欲余為一鼓之而頹陽向微遂別僧歸計往返凡三日所得詩凡若干篇歸之次日即大雨友人曰使前後更一二日即不獲行行而遇雨若濡即欲亟返而不能也亦幾甚幸哉先是夏中約余遊者洪陽張君君以内子恙不果鑒吾成君家居詒書來言當遲我於

西山余不可幾也遂自往使二君者得游此宜何以快焉辛未歲秋八月日記

五柳莊記

五柳莊在甬東東湖青山麓下面湖枕山莊計百畝許週遭鑿渠渠廣一丈渠外千樹相渠内徧栽桃枝竹雜以桑柘莊前樹垂楊五建棹楔額曰五柳門三間扁曰日涉園左居閣者右貯巾車孤舟器具稍進植槿為籬籬間一竹扉曰常關門門內堂除廣六丈深如之中有古松一

皮皺散若老龍鱗而枝幹詰曲可憑者鐫字其上曰盤桓樹左右築矮垣穴之左曰猶存徑右曰不遠途各畫地一區廣袤五丈左藏盆花數十本右畜諸禽鶴二鹿二鴿數十二垣外曲蹊可通園圃堂曰歸来凡三間左一間曰遺世居右一間曰情話室後中一間曰覺是齋左曰寄傲窓凡二間曲通左个右曰消憂所亦二間曲通右个再後五間傍各二間茆覆之周簷瓴甓曰衡宇最後場圃廣袤十丈繚以土墻書墻上

曰植杕場以穫稻蒜棲雞豚墻之外植枸杞若籬中鑿一溝曰窈窕壑溝傍蒔甘菊及一畦朮一畦門冬千頭蹲鴟他藥稱是東南隅亭六角曰晨熹亭傍小屋三間曰翳景軒四面構百卉為屏屏下埒花臺種牡丹芍藥其上蘭十海棠二玉蘭一木菊一屏花外百樹杏百樹桃百樹李五十樹林禽二十樹梨二十樹櫻桃十樹枇杷五樹楊梅樹下二畝韭十畝薤五畝茜五畝蘇擇隙地引池水使曲水濱置一版屋曰引觴

處西南隅鑿池二畝許栽菡萏狀如偃月造草閣三間俯池曰臨流閣閣左植葡萄四大木楮之右植海榴十傍作薔薇架木香亭甃石池五六尺許畜金銀魚數十頭閣後植槐四又後為篔簹谷可十畝竹數千竿竹中茆菴曰派憇菴菴前砌石卯方二丈設負石二一池環繞閣外紆曲如帶長菱芡芰蒲一池廣十畝堆石其中為十洲三島畜嘉魚數百頭繞池百樹芙蓉中艤一小舟可泛池邊支石為磯設釣竿焉亡一

石曰始流泉泉即注引觴池中東北隅樓三間曰舒嘯樓樓四角有梧桐四樓前闢地十丈高下罈埏栽菊數十種樓後圃十畝曰西疇百樹柑百樹橘五十樹柚二十樹栗二十樹柿二十樹胡桃二十樹棗十樹銀杏樓左疊石為洞洞深丈許曰知還洞洞上臺曰矯首臺從樓上度若閣道然通一梁曰孤往梁西北隅積土為丘曰崎嶇丘丘可五畝丘上栽五十樹梅百樹棕二十樹松栢背丘小房二間左曰易安閣右曰

怡顏齋閣前立太湖石石畔茶花二棵蒔水仙花於閤左右歸来堂五楹堂中壁畫書歸去来辭設竹椅八聯竹椅二方卓二遺世居扁懸門上方繪仙人像小銅鍾一泗濵磬一爐瓶各一几一藥櫥一藥刀一藥碾一情話室扁如之以舍親友左右支牀於壁間若禪牀長桌一衣桁匜架一覺是齋七楹中為龕供家大人爐瓶各一矮方桌一矮藤凳四寄傲窓扁懸窓前一間左右壁下各裝書櫃窓下讀書桌一讀書椅一

一間設大床一通左个備帷張供具消憂所扁亦如之一間設琴一博具一奕枰一高低壺各一一間通右个藏茗碗食櫑壚罌咼鬲之類衛守五楹橫五間中一間為尊食所二間藏錢鎛兼笠二間支土牀以宿傭作者旁左右各二間左二間為庖廁右二間為從人寢處晨熹亭止數武環柱以桶促膝可坐中置一六角桌外設竹披蔽風雨晴則張布幄翳景軒三楹中一間設小榻一員竹墩二員竹桌一右一間為行廚

左一間藏灌花什器及帷幄等物引觴處藏蒲
團六浮觴器若鷁首者六臨流閣五楹上覆節
艸上支石柱半在地半左池上四面無窗南列
欄楯東西闢横木為凳中有醉翁椅一石墩四
石桌一流憩菴上蓋藁中眠長石二條置石枰
一舒嘯樓通三間為樓廳廳五楹四面欄干欄
内立長窗窗外可旋走長桌一圈椅六樓下中
一間小方桌一小交椅四左一間繩牀一薰爐
一盥器一右一間設梯梯邉茶竈一知還洞中

祠土地石爐一石案一矯首臺臺旁石欄立四柱可施帟幕易安閣五楹下鋪版為枰枰上薦以蒲席上圈紙格如盖中止一几門南向一窓東向二入則脫屨怡顏窩上如閣制下架木柵去閣枰尺許柵上鋪草褥褥上襲以氈茵中設一方爐爐上垂鐵綆懸一銅鏇一錫壺以需煮茗蒲墩坐具一南穴三牖皆員中稍大閣右設一陛入窩門門掛氈幕巾車兩輪裁玄布為盖張其上中設茵馮前施衡可式狐舟方底旁列

窻櫺覆以竹篷可舒卷中置一藤筐可臥可坐舟後具炊食器上揷羽爲旌兩旁設舷可叩計中宮十一畝東南方三十畝西南方三十畝東北方十五畝西北方五畝餘十畝爲溝

瀋頌

天子即位之六年下　璽書疏澤中外咸懌無間而又嘉與同姓長王共巻敦厖之化其所以錫賚寵予之備至是時諸王中惟　瀋最賢天子心儀之雖僃物少遜而褒誠獨深重賢且長也其後二年庚辰　王春秋盖五十矣至日王朝服即位于正殿朝守相以下與其耆長既朝無不歡呼抃舞稱千歲壽也　王乃戒小臣燕于寢命宰具饌樂人縣司宫尊于東楹之西

筵賓于戶西東上守相遞與媵爵于 王王受
而酢之蓋交相酬也盛數哉豈不赫然可述乎
先是 王客呂時為余誦 王德也 王國負大
行四塞縮轂其口民纖細靡蓋藏之實諸宗已
慮數百千人堇堇祿之所奉 王以租秩給昆
弟以庚廩餼者歲以不侵宗人悉以李法約束
之小大兢兢閑朱邸而不虞憍以禮造請士大
夫中貴人抑首不敢奸貨出入時勞苦吏士吏
士戴 王如天也此其與古賢王何以異哉

王旦日朝左相左相執經入稱説古懿所以保
國乂民之道　王拜受之絶狗馬聲伎之好
王太妃屬疾　王旦夕侍湯藥均禮醫疾間傾
帑中金錢爲酬禱祀山川至血顙也歲時奉觴
大妃如家人禮親眷講進七箸以順適其志今
五十年如一日也　肅皇帝廉　王仁孝下
璽書爲棹楔旌之具如憲　王又孜孜好學工
古文辭妙於聲律　天子居三雝問樂所由作
王必有置對也借令奉職常書之寧不爲後王

範哉昔 高皇帝刑白馬割疆土而尊王諸子其志豈不欲塡衛九服垂休無窮哉乃 文皇帝創革除之政起義兵夷大難定都于燕時諸壯王多居邊悉從內徙藩 文皇帝介弟也親寵無二得徙潞潞之有藩國自 文皇帝始也世世稱 上叔父有詔輒下尚書尚書名尺一著之其不佞備乏史官得論郡國所上事又覩天子褒揚 藩王璽書與吏士所以交口頌王仁孝狀不勝抃甚謹為辭以壽頌曰

皇皇高帝再闢坤乾滌垢除膻廓烈無先恢我
燕翼有遴其傳大啟諸疆以塡北邊 文纘舊
服厥開峻都睠我昆弟靡勞執殳維潞伊邇桐
圭是圖金璽盭綬煥乎 王居垂二百年有嘉
嗣辟罔政不欽罔賢不懌田彼潞原以泳朝夕
物歲忌侵民怗于席華萼華晃旒軒若朝霞下體
名士歸我如家有耆者傳載經盈車 王拜嘉
言匪淪于邪 王奉太母于苑之囿泮渙以休
以燕春酒培培孝慈如丘如阜惟 帝念式爲

章于牗曠哉懿德世範斯隆為弁為木百國是
風鬱鬱嘉祉賚于　王宫王宫崇基庇我無窮

海塘成頌少司馬鳳竹徐公有序

萬曆三年夏五月海潮上齕海鹽隄隄大壞亘
二十里餘民無所底定朝議司馬徐公明石畫
能商工用　上遣公行視圖方略公至合陳臬
郡邑丞諸吏按海上議以增埤捍水力度道里
便宜澗無大害者公曰是役也在並海一邑賞
浩穰勢不得不求助他郡豈猶不堅而與海爭

咫尺地其又令疾風駛浪攻數郡邑費隄非不倍於海一簣不覆寸葦莫支費將立盡謂石隄何則飭諸執事悉計作治公晝夜頒領庀材命工凡三越歲藂卒若干人費若干緡隄廣丈高倍若干隄成公復按隄上曰是地庳下海所從来者高水涌悍易以行庳地即有隄恐難恃去石隄尋丈當更築土隄防其敗又甚者萬一海羨溢填淤又壞當釃內河股引取之水猥盛則放少稍自索不至迫阨為內外塘憂則濬內河

若干里鑿若干里使大水得過小水得瀦陂障縈折以為汚澤然後鹵鴻可得煮海堧棄地民芟牧其中可得以溉為田益肥濱海之民得穀此一役也不獨驅水害所興利什倍矣公利社禝豈不弘多此特道其利吳者一二若此吳與越壤相接也海潤千里所波及越者又沃矣於是越守某人等思所以頌德謂予職史也宜有言予何知饗其利者為有德雖不敏敢不唯唯頌曰肇維吳越壯望窮髮環以天池湯湯溟渤

厥有陂隄以防滑汩萬曆之祺仲夏五月川后
失職天吳猋發黃星夜騁褻我倏忽陽侯晝奮
焦山齮齕滇㴔懸飛鴻溶相濤浮天無岸吐吞
蕩潏皓皓旰旰冬日可栢延道盡毬廬殫為澤
盆走斥鹵田失阡陌莫辯牛馬郊垌蕩析下民
嗷嗷岌岌矣朝夕　天子曰咨疇茲與治爰簡群
工爰甄輿議僉曰徐公民之攸塈竭公無二身
無數器爰賜璽書勑使直事曰某往哉予其汝
試川蹠澤灑惟爾之勩公受命來夙夜惕厲徵

幣封牲望於海帝率屬餙材身履心計脂車載
舟乘欙蹈橇埤之崇之必增其溢浚之澄之必
防其泄力役玄夷誠同精衛毖茲揩謀期無再
復欲固其表當裹其腹内土或䏇外詎焉築礐
諸陋厄不盈千斛廟逕之濵秦山之麓中洎白
洋石橋横矗有雒長流有湮故瀆乃理乃宣乃參
以五轉石度山刊木僦土閼者使通闕者以補
烝徒唱和工師率舞雷驚雲奔一瞬百堵屹屹
河塍若墉若嶁外犨中堅云何不怙迄茲孟秋

有霾嘯浪瀛堧晏如億土丕障匪伊則庸曰繄
神相峩峩異人叟而屨杖錫告有蚕毋畏爾恙
海若見靈皇矣肸蠁匪公精禋曷貽明貺公蓋
大儒克舉輶德所至極思以匡邦國有截新隄
品庶阜殖吳越底平伊疇之力白渠無當金隄
難塞庶幾纘服邁往靡忒史臣作頌代志溝洫